



中国现代文学

# 废名文集



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

华夏出版社

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百部

# 废 名

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

刘 晴 编选

華夏出版社

## 《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百部》编委会

主 编 舒 乙

副 主 编 吴福辉 周 明 王智钧

执行编委 于润琦 么志龙 徐金廷

编 委 (以姓氏笔划为序)

于润琦 么志龙 王 信 王富仁

王智钧 田娟华 刘慧英 严家炎

吴福辉 李 今 周 明 林建初

钱理群 徐金廷 舒 乙 樊 骏



废名

## 雪的原野

雪的原野，  
你是未生的嬰兒，  
明月不相識，  
明日的朝陽不相識，——  
今夜的足跡是野獸麼？  
樹影不相識。  
雪的原野，  
你是未生的嬰兒，——  
靈魂是那里人家的燈麼？  
燈火不相識。

廢名手迹



废名作品书影

# 目 录

## 短篇小说

|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|
| 柚子 .....    | 3  |
| 浣衣母 .....   | 12 |
| 我的邻舍 .....  | 20 |
| 初恋 .....    | 31 |
| 竹林的故事 ..... | 35 |
| 河上柳 .....   | 41 |
| 桃园 .....    | 45 |
| 菱荡 .....    | 53 |
| 毛儿的爸爸 ..... | 58 |
| 四火 .....    | 66 |
| 文公庙 .....   | 83 |
| 枣 .....     | 91 |

|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|----|
| 墓 ..... | 95 |
|---------|----|

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|-----|
| 工作 ..... | 100 |
|----------|-----|

## 长篇小说

|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|-----|
| 桥 ..... | 113 |
|---------|-----|
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莫须有先生传 ..... | 233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
## 散    文

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|-----|
| 说梦 ..... | 331 |
|----------|-----|
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《泪与笑》序 ..... | 337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
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北平通信 ..... | 339 |
|------------|-----|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黄梅初级中学同学录序三篇 ..... | 344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
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|-----|
| 教训 ..... | 350 |
|----------|-----|

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打锣的故事 ..... | 355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
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五祖寺 ..... | 358 |
|-----------|-----|

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废名小传 ..... | 362 |
|------------|-----|
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废名著作书目 ..... | 364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
# 短篇小说



## 柚 子

柚子是我姨妈，也就是我妻姑妈的女儿。妻比柚子大两岁，我比妻小一岁；我用不着喊妻作姐姐，柚子却一定要称我作哥哥。近两年我同妻接触的机会自然比较多：当我们大约十岁以内的时候，我同柚子倒很亲密的过了小孩子的生活，妻则因为外祖母的媒介，在襁褓中便替我们把婚约定了，我和她的中间，好像有什么东西隔住，从没畅畅快快的玩耍过，虽然我背地里很爱她。

妻的家几乎也就是我同柚子的家。因为我同柚子都住在城里，邻近的孩子从小便被他们的父亲迫着做那提篮子卖糖果的生意，我们彼此对于这没有伴侣的单调生活，都感不着兴趣。出城不过三里，有一座热闹村庄，妻的家便在那里。何况我的外祖母离了我们也吃饭不下哩。

我同别的孩子一样，每年到了腊月后十天，总是屈着指头数日子；不同的地方是，我更大的欢喜还在那最热闹的晚上以后，——父亲再不能说外祖母年忙不准去吵闹了。我穿着簇新的衣服，大踏步跑去拜年，柚子早站在门口，大笑大嚷地接着，——她照例连过年也不回去，这也就是她比我乖巧的好处。（现在想起来，也许是我的家运胜过她的缘故。）大孩子们赌纸牌或骨牌，我同柚子以及别的年纪相仿的小孩——我的妻除外——都团在门口地下的青石上播窟眼钱，谁播得汉字那一面，谁就算输。在这伙伴当中，要以我为最大量。外祖母给我同柚子一样的数目，柚子掌里似乎比原来增加了，我却几乎要得一文也没有。柚子忽然停住了，很窘急

的望着我，我也不睬她，仍然带着威吓的势子同其余的孩子耍。剩下的只有两只空掌了，求借于一个平素最相信我的朋友，柚子这才禁不住现出不得了的神气喊道：“焱哥，不要再耍罢！”我很气忿地答她：“谁向你借不成？！”

许多糖果当中，我最爱的是饴糖。每逢年底，外祖母把自己家的糯谷向糖店里去换，并且嘱咐做糖的师父搓成指甲大的颗粒。拿回家来，盛在小小的釉罐里，作我正月的杂粮。柚子本不像我贪吃，为我预备着的东西，却也一定为她预备一份。外祖母当着我们面前点罐子，而且反复说道，反正只有这么多，谁先吃完了谁就看着别人吃。我心里也很懂得这话里的意义，我的手却由不得我，时刻伸到罐子里拿几颗。吃得最利害，要算清早睁开眼睛睡在床上时候，——这罐子本就放在床头。后来我知道我的罐子快完了，白天里便偷柚子名下的；柚子也很明白我的把戏，但她并不作声。末了仍然是我的先完，硬闹着把柚子剩下的拿出来再分。

外祖母的村庄，后面被一条小河抱住，河东约半里，横着起伏不定的山坡。清明时节，满山杜鹃，从河坝上望去，疑心是唱神戏的台篷——青松上扎着鲜红的纸彩。这是我们男孩子唯一的游戏，也是我成年对于柚子唯一的贡献。放牛的小孩，要我同他们上山去放牛；他们把系在牛鼻上的绳索沿着牛头缠住，让它们在山底下吃草，我们走上山顶摘杜鹃。我捏着花回去，望见柚子在门口，便笑嘻嘻的扬起手来；柚子趁这机会也就嘲弄我几句：“焱哥替芹姐摘花回来了！”其实我摘花的时候，并不想到柚子之外还有被柚子称作“芹姐”的我的妻。柚子接着花，坐在门槛上唱起歌来了。

“杜鹃花，  
朵朵红，  
爷娘比我一条龙。

哥莫怨，  
嫂莫嫌，  
用心养我四五年；  
好田地我不要……  
……”

“柚子只要好收忒！”我得意极了，报复柚子刚才的嘲弄。

抱村的小河，下流通到县境内仅有的湖泽；滨湖的居民，逢着冬季水浅的时候，把长在湖底的水草，用竹篙子卷起，堆在陆地上面，等待次年三四月间，用木筏运载上来，卖给上乡人做肥料。外祖母的田庄颇多，隔年便托人把湖草定着。我同柚子毕竟是街上的孩子，见了载草的筏，比什么玩意儿都欢喜，要是那天中午到筏，那天早饭便没有心去吃。我比柚子固然更性急，然而这回是不能不候她的，有时候得冒火，帮着她拿剪刀同线，免不了把她芹姐的也误带了去。白皑皑的沙滩上，点缀着一堆堆的绿草；大人们赤着脚从木筏上跨上跨下，四五个婀娜的小孩，小狗似的弯着身子四散堆旁；拣粪的大孩子、手里拿着铁铲，也偷个空儿伴在一块。这小孩中的主人，要算我同柚子了，其余都是我两人要来的。这湖草同麻一般长，好像扯细了的棕榈树的叶子，我们拾了起来，系在线上，更用剪刀修成唱戏的胡子。这工作只有柚子做得顶好，做给我的好像更比别人的不同，套数也更多哩。

我小时欢喜吃菜心，——现在也还是这样，据说家里每逢吃菜心的时候，母亲总是念我。四月间园里长一种春菜，茎短而粗，把它割下来，剥去外层的皮，剩下嫩的部分，我们吃菜心。烹调的方法，最好和着豆粢一齐煮。这固然也是蔬菜，却不定人人可以吃得着；外祖母园里采回的，可说是我一人独享的了，柚子名义上虽也同坐一席。外祖母欢喜上园割菜，太阳落山的时候，总是牵我同柚

子一路去。说是割春菜，不但我喜得做猪仔叫，在外祖母也确是一年中最为得意的收获；柚子呢，口里虽然说“你有好的吃了”，仿佛是妒我，看她遇见一棵肥硕的，却又大大地喊起“焱哥！焱哥！”来了。

夏天的晚上，大家端竹榻坐在门口乘凉；倘若有月亮，孩子们便都跑到村东的稻场，——不知不觉也就分起男女的界限来了。女的在场的一角平排坐着，一会儿唱月亮歌；一会儿做望月亮的游戏：从伙伴中挑两个出来，一个站开几步，抬头望月亮，一个拿块瓦片，挨次触着坐着的手，再由那望月亮的猜那瓦片到底是谁捏着。猜着了，归被猜的人出来望，否则仍然是她望。我们男孩站在场中间，最热闹的自然是我，我最欢喜的是同他们比力气，结果却总是我睡在地下。我愤极了，听得那边低语：“看你的焱哥！”接着是柚子的声音：“衣服弄坏了！衣服弄坏了！”

我们一年长大一年了。父亲再也不准我过这没有管束的生活了。我自己也好像渐渐懂得了什么，以前不同妻一路玩耍，不过莫明其妙地怕别人笑话，后来两人住在一家也觉着许多不方便。那年三月，外祖母引我同柚子进城，经过我的族人门口，屋子里走出来一位婶娘，请外祖母进去坐坐，并且指着柚子道：“这是奶奶的孙女儿，我们家的媳妇？”柚子的脸色，此时红得像桃子一样，我也笑着不大过意。同年六月，我进县里的小学，柚子听说仍然依着外祖母的日子多。在这几年当中，我也时常记起外祖母的村庄，但是，家里的大人都说光阴要爱惜，不准我自由走亲戚；外祖母间几天进城一趟，又找不着别的借口。有一回因事到姨妈家去，柚子适逢在家，害了几个月的病，起不下床来，我只得在姨妈面前问一声好。后来我同哥哥到省城，在家的机会更少，我的记忆里的柚子也渐渐忘却了。外祖母也在这期间永远同我们分手了，——父亲怕我们在外伤心，事后三四个月才给我们知道。姨妈的家况，不时由家信里带叙一点，却总不外乎叹息。

据说外祖母替姨妈订婚的时候，两头家势都很相衬。姨妈的公公，为人忠厚，又没有一定的职业，不上几年工夫，家产渐渐卖完了。姨妈初去，住着的一所高大房子，却还属自己，——后来也典给别人。外祖母家这时正兴旺，自然不忍心叫姨妈受苦，商量姨妈的公公，请他把姨父分开，欠人的债项，姨父名下也承受一份。从此姨父姨妈两人，由乡村搬到县城，凭了外祖母的资本，开一所染店。我在十二岁以前，完全不知道这些底细，因为住在街上开店，本不能令人想到境遇的不好，而且姨妈铺面很光敞，柚子与两位表兄所穿带的，同我们弟兄又没有什么分别，在外祖母家也是一样的欢喜不过：当时稍为有点想不通的，母亲总是嘱咐我不要在姨妈家里吃饭罢了。姨父晚年多病，店务由姨妈同两表兄主持。两表兄丝毫不染点城市的习气，不过早年来往外祖母家，没有尝过穷人的日子，而且同我一样，以为理想容易成为事实，成日同姨妈计划，只要怎样怎样，便可怎样怎样。因了舅爷的面子，借得很多的资本，于旧店以外，新开几个分店。悲剧也就从此开始了。

那年夏天我由省城学校毕业回家，见了母亲，把以前欠给外祖母的眼泪，统行哭出来了。母亲故作宽解——却也是实情：“外祖母活在，更难堪哩！姨妈这样不幸！”母亲说。两表兄新开各店，生意都没有起色，每年欠人的债息，无力偿还；姨父同两表兄本地不能站脚，跑到外县替人当伙计；柚子呢，她伴着姨妈住在原来店里。这店屋是早年租了人家的，屋主而且也就是债主，已经在知事衙门提起诉讼。母亲又极力称赞柚子的驯良：“没有她，这世上恐怕寻不出姨妈哩。”这些话对于我都很奇怪。记起柚子，很想会她一面，却也只能会一面，不再有别的感触。

到家第三天下午，告诉母亲，去看看姨妈；母亲说，不能走前街，因为前门是关着的，须得弯着走后门进去。我记得进后门须经过一大空坦，坦中间有一座坟，这坟便是那屋主家的，饰着很大的

半圆形的石碑，姨妈往常总是坐在碑旁阳光射不到的地方，看守晒在坦上各种染就的布。我走到离空坦还有十几步远的塘岸，首先望见的是那碑，再是半开着的木板门，同屋顶上一行行好像被猫踏乱的瓦。忽然间几只泗水的鸭扑地作响，这才看出一个蓝布包着头的女人拄着吊桶在那里兜水。这女人有点像我的姨妈，——她停住了！“不是我的姦儿吗？”“呵，姨妈！”不是我记忆里的姨妈了！颧骨突起，令人疑心是个骷髅。姨妈引我进门，院子里从前用竹竿围着的猪窠，满堆些杂乱的稻草，竿子却还剩下几根；从前放在染房的踩石，也横倒在地上，上面尽粘些污泥。踩石的形状，同旧式银子相仿，用来展压头号的布的，也是我小孩时最感着趣味的宝贝之一：把卷在圆柱形的木头上的布，放在一块平滑的青石当中，踩布的师父，两手支着木梁，两脚踏着踩石尖出的两端，左右摇动。我记得当时看这玩意儿，那师父总装着恐吓的势子，对我说“跌下来了”的话。姨妈的口气，与平时完全两样，一面走一面说着，“只有望我的儿发达！”要在平时，虽然也欢喜称奖我们弟兄上进，言外却总带点发财也不比做官差的意思。我慢慢地开着步子，怕姨妈手里提着东西走不得快，而且也伺望屋子里有没有人出来。屋子里非常静寂，暗黑，只有挨近院子的那一间可以大概望得清白。进了这间，姨妈便把吊桶放下了。这在从前是堆积零细家具的地方，现在有一张木床，床上只缺少了帐子。一张小桌子，上面放着梳头用的木盒。另外是炉子、水缸同一堆木柴。我心里有点恍惚不定。姨妈似笑似惭，终于哭起来了。我也哭起来了，但又被什么惊醒似的：

“柚……柚子妹妹呢？”

“她……她到……东头……邻舍家里去了。”

我不能够多问。太阳落山的时候，仍然只有我的姨妈从后门门口送我出来。不由我回想当年同我父亲对席吃饭的姨父，同我母

亲一样被人欢接的姑妈，同我们一样在外祖母面前被人夸好的两位表兄，以及同我在一个小天地里哭着、笑着、争闹着的柚子妹妹。见了那饰着圆碑的坟，而且知道我的外祖母已经也是死了，临了仍然落到柚子——在我脑里还是那羞红了脸的柚子的身上。

那年秋天，我结婚了。我自己姑妈的几位姐儿都来我家，彼此谈笑，高兴得非常，——我的脑里却好像有一点怆恨的影子，不过模糊得几乎看不出罢了。

这是八月十二那一天，外祖母移葬于离家十里远的地方，我同我的母亲，舅爷，以及舅爷的几位哥儿一路送葬。母亲哭个不休，大半是伤心姨妈的境遇。我看着母亲哭，心里自然是不好过，却又有一桩幻想：“倘若目及我同芹……欢送孙女儿呢？还是欢迎外孙媳？”晚上我同妻谈及此事，其时半轮月亮，挂在深蓝空中，我苦央着妻打开窗子，起初她还以我不能耐风为辞。我忽然问她，“小孩时为什么那样躲避？倘若同柚子一样，一块儿……”

“柚子……”

我无意间提起柚子，妻也没气力似的称她一声，接着两人没有言语，好像一对寒蝉。柚子呵！你惊破我们的好梦了。

“现在是不是同姨妈住在一块呢？”我突然问。

“我们婚期前一月，我父亲接她到我家；现在又回那屋里去了。”

“为什么不来我家呢？母亲也曾打发人去接她。”

“她也向我谈过，这里的女伴儿多，没有合身的衣服。”

“我十多年没有会着她哩。”

“做孩子的时候太亲密很了。”

“六月间我曾到她屋里去过，她却不在家。”

“她在东头孙家的日子多，——帮他们缝补衣服。姨妈的粮食，多半还由她赚回哩。”